

聚學軒叢書

008

Z12

102

交翠軒筆記卷三

嘉興沈 濤纂

貴池劉世珩校刊

易訟上九或錫之鞶帶終朝三褫之釋文鄭本作挖初
不言何訓項安世周易玩辭云褫字鄭康成本作挖言
三加之也因象言不足敬故人皆以挖爲褫今按不足
敬者謂其受服爲可鄙非見其褫服而後慢之也因字
乃項氏引案挖有曳奪二義說文手部挖曳也淮南人
申鄭義閒訓挖其衣被高誘注挖奪也虞荀九家皆主奪義蓋
與王肅侯果褫解之訓字異而義不異鄭主曳義故以
三挖爲三加鄭虞易解不必相同惠氏九經古義必謂
奪是而曳非蓋未檢玩辭所引鄭注也

孫淵如觀察河圖洛書考云宋人妄以太乙下行九宮式爲洛書致誤之由亦非無本北周甄鸞注數術記遺九宮算云九宮者卽二四爲肩六八爲足左三右七戴九履一五居中央又盧辨注大戴禮明堂篇二九四七五三六一八云記用九室謂法龜文故取此數以明其制也宋人見甄鸞有肩足戴履之言又見盧辨有九式法龜文之說遂以九宮爲龜文云云以上皆孫說案隋蕭吉五行大義論九宮數引尙書洪範云初一曰五行位在北方次二曰敬用五事位在西南方次三曰農用八政位在東方次四曰協用五紀位在東南方次五曰建用皇極位在中宮次六曰乂用三德位在西北方次

七曰明用稽疑位在西方次八曰念用庶徵位在東北
方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位在南方故黃帝九宮
經云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爲肩六八爲足五居中
宮總御得失云云蓋九宮之法實與九疇相表裏以戴
九履一爲洛書之數其說不始于宋人文苑英華三百
九十二薛廷珪授侍御史沈棲遠右司員外郎制魯人
將以爲木鐸太一下傳其洪範是唐人卽以九宮爲九

疇

詩皇矣誕先登于岸毛傳訓岸爲高位鄭箋釋岸爲訟
皆無先登道岸之說熊克中興小紀上謂宰執曰朕每
務至公泛觀萬事如學道之人處之無心秦檜曰公乃

王王乃天惟公與天合如文王受命乃在無然畔援無然歆羨誕先登于岸惟無欲則先登于岸觀世人擾擾如在水中耳此解岸字與今集注同宋人說經務爲新義以破古訓始于荆公而成于南渡諸君也

春秋成公二年左氏傳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舊唐書儒學盧粲傳引作唯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案傳下文曰夫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後人名器二字實本於此則作名與器者是昭公三十二年傳慎器與名不可以假人亦當如是

藝文類聚獸部引左傳曰昔有攘羊者以羊頭遺晉叔向向母埋之不食後三年攘羊事發追捕向家檢羊骨

肉都盡唯有舌存國人異之遂以羊舌爲族濤案今左傳無此語能改齋漫錄五卷辨誤引類聚此條以爲不記所出蓋詢所聞之誤是宋本類聚並未標題左傳今各本如此唐類函所載亦然不知誤始何時春秋閔二年正義引譜云羊舌氏晉之公族羊舌其所食邑或曰羊舌氏姓李名果有人盜羊而遺其頭不敢不受受而埋之後盜羊事發辭連李氏李氏掘羊頭而示之以明已不食惟識其舌舌存得免號曰羊舌氏也隋書經籍志有春秋左氏諸大夫世譜十三卷不著撰人姓氏孔所引當卽此譜或曰云云亦譜中語故正義又云或曰者不知誰爲此言杜所不從記異聞耳此條與類聚所

載微有不同或類聚本引春秋左氏譜傳寫誤爲左傳也

公羊宣大傳載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事云勇士入其大門則無人門焉者入其閨則無人閨焉者何休注焉者於也是無人於閨門盧學士云當作門閨守視者也上其堂則無人焉注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堂焉者盧抱經學士鍾山札記言依注則前兩句當作則無人焉門者則無人焉閨者下句注當作故不言堂者今本衍一焉字濤案盧說非也春秋左氏傳言門焉者不一而足如晉侯圍曹門焉齊侯圍龍盧蒲就魁門焉吳伐曹吳子門焉偃陽人啟門諸侯之士門焉惟彼皆

謂攻門此門焉爲守門而其用字則一猶門於桔槔爲
攻門門於句竈爲守門其用門於字同也容齋三筆引
何休注曰但言焉絕語辭堂不設守視人故不言焉者
較今本少一堂字是今本乃衍堂字非衍焉字何以堂
焉句無者字故謂之但故不言焉者卽申說但字之義
足見宋本之精抱經不細繹注意妄爲此論恐誤後學
特詳辨之

鍾山札記明顧端文憲成劄記有云予頃讀孔子與子
路子貢評管仲二條殊可疑因語子弟季時季時曰此
恐是齊人張大之辭而託于孔子耳或齊論語竄入魯
論語句未可知也謂出自孔子似乎不然予曰弟此意

見得直截近袁子才亦同此見云云濤案此說謬甚齊論魯論猶齊詩魯詩當時齊魯經生各守師說訓詁章句閒有不同遂有齊魯二家之別非齊論語一書而魯論語又一書也漢書藝文志論語齊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明此二篇之外卽魯之二十篇經典釋文云魯論語者魯人所傳卽今所行篇次是也齊論語者齊人所傳別有問王知道二篇齊人魯人皆謂漢之齊魯非周之齊魯觀所舉龔奮王吉諸家可證若如二君所云是一論語中此章指爲齊論彼章指爲魯論豈不可笑顧袁均非學人臆說固無足怪學士說經硜硜乃亦取此謬悠之論殊不可解

史記齊太公世家遂殺子糾于笙瀆集解賈逵曰魯地
句瀆也索隱曰案鄒誕生本作莘瀆莘笙聲相近笙如
字瀆音豆論語作溝瀆蓋後代聲轉而字異故諸文不
同案此則論語溝瀆乃地名卽左傳句瀆之正亦卽生
瀆自經溝瀆正指召忽之死以明管仲不爲匹夫之諒
集解引王注自經溝瀆之中誤

論語宰予晝寢筆解晝字作晝案齊東野語嘗見隋人
侯白所注論語謂晝字當作晝字蓋夫子惡其晝寢之
侈是以有朽木糞牆之語又資暇集引梁武帝注已云
晝當作晝字此皆昌黎所本侯白論語注不載唐宋藝
文志僅見公謹所引此條朱竹垞經義考及翁覃溪經

義考補正皆遺是書

夢溪筆談謬誤一條嘗有人負才名後爲進士狀首謫
官知海州召筆工畫水便廳掩障自爲之記書于壁閒
曰設于聽事以代反坫人莫不怪之予竊意其心以謂
邦君屏塞門管氏亦屏塞門邦君有兩君之好有反坫
管氏亦有反坫其文相屬故謬以屏爲反坫耳案說文
土部坫屏也坫自有屏訓不得譏此君之謬惟論語反
坫則非屏耳今論語作樹塞門而此作屏塞門案爾雅
釋宮屏謂之樹二字義皆可通集解引鄭注人君有別
外內于門樹屏以蔽之則經文本作屏字北宋本尚不
誤

論語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履齋示兒編謂攻如攻人惡之攻已如末之也已之已已止也攻其異端使正道明則異端之害人者自止錢少詹以爲其說勝于古注濤案晉書藝術索統傳鄉人從統問吉凶門中如市統曰攻乎異端戒在害已遂詭言虛說無驗乃止則又讀已爲夫己氏之已其言攻乎異端亦以攻爲治與何晏說同惟任昉王文憲集序攻乎異端歸之正義似爲履齋所本然彥昇此言蓋謂旁通九流由博返約之意非竟以爲攻擊之攻異端云者乃指術數星卜之類履齋以楊墨佛老當之非也

魯語女知莫如婦男知莫如夫公父氏之婦知也夫韋

昭注凡婦人之情愛其子欲令妻妾思慕而已今敬姜
乃反割抑欲以明德此丈夫之知故曰知也夫案知也
夫讀爲丈夫之夫與斯害也已讀爲人己之己句法相
類叔徹晉人去古未遠當猶是漢魏經師相傳舊讀禮
記若夫坐如尸立如齊注若夫言若欲爲丈夫也初不
以爲發語韋解夫字正與鄭同宋庠國語補音云夫當
作扶誤

齊語遂南征伐楚踰方城望汶山注汶山楚山也案汶
山卽岷山禹貢岷嶓旣蓺岷山之陽史記夏本紀皆作
汶索隱曰汶一作岷又作岐水經江水注岷山又謂之
汶阜山漢書地理志蜀郡湔氐道禹貢嶓山在西徼外

今此山在四川茂州東南楚之疆域不應至此韋氏以爲楚山蓋誤岷說文作嵒

周語高位實疾僨厚味實腊毒僨宋本作顛案文選張士然爲吳令謝詢求爲諸孫置守冢人表且暴興疾顛禮之若舊李善注國語單襄公曰高位實疾顛法藏碎金引國語亦作疾顛是宋以前本皆作顛字

戴侗六書故嘗引蜀才本說文蓋蜀本也蜀李雄丞相涪陵范長生自稱蜀才有易注一卷不聞更注說文雲谷雜記東坡云近世人輕以意改書鄙淺人之好惡多同故從而和之者眾遂使古書日就訛舛深可忿疾孔子曰吾猶及史之闕文也自予少時見前輩皆不敢輕

改書故蜀本大字書皆善本是宋時書籍皆以蜀本爲善戴所見必蜀本說文故時與二徐本有異同改就易注之名以炫人耳目耳

說文玉部瓊赤玉也从玉夨聲璚瓊或从喬璚瓊或从儻璚瓊或从旋省璚美玉也从玉睿聲春秋傳曰璚弁玉纓璚古文璚叡籀文璚案舜典璚璚玉衡史記作旋機尙書大傳作璇璚山海大荒西經西有王母之山爰有璇瑰瑤碧注璇瑰亦玉名穆天子傳曰枝斯璚瑰枚同二音文選注引此經作璚瑰引郭注作旋同兩音正與穆傳注合又荀子賦篇璇玉瑤珠不知佩也歷考經傳皆璇與璚通李善文選注引說文曰璇亦璚字則知

許書璿字乃璿字之重文今二徐誤以爲瓊之重文遂與書傳不合觀崇賢所引則知唐說文本尙不誤也又瓊爲赤玉璿爲美玉經傳訓瓊爲玉之美者皆是璿字之誤左傳貽我瓊瑰穆傳注引作璿瑰可證璿并今左據說文及張衡西京賦傳作瓊并知今本爲傳寫之誤

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曰幹溼之幹也徐本無幹字濤案幹古幹溼正字通假作乾列子黃帝篇木葉幹殼張湛注幹音乾可證又省作干釋名釋飲食干飯飯而暴乾之也黃庭經回紫抱黃入丹田漱嚥靈液焚不干北齊治疾方陰干皆以干爲乾又王羲之足下各勝帖云淡悶干嘔黃伯思東觀餘論云淡古淡液之淡干古

干溼之干後人不知幹爲乾正字又別造漑字謬矣

唐

填記下土得漑玉
篇漑古文乾字

說文壬部壬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
漑案說文士土同字士爲推十合一土亦从十从一
今本土字作二从一非說文之例一在上爲天一在下
爲地二爲天地二部亟敏疾也从人从又从二二天地
也恒常也从心从舟在二之間上下一心以舟施恒也
𠄎求𠄎也从二从回回古文回象𠄎回形上下所求物
也上下猶言天地今土字注云二象地之下地之中一
物出形也當作一象地之上土地之中物出形也繫傳
土字注臣錯案今書之異于土者短其下畫其義大殊